

piece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僧 侣

[英] 刘易斯 著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张立波 译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筚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 年 1 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 户 指 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1、放入光盘,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1、放入光盘,

2、点按[开始] - > [程序] - >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 | |
|-----------------|--------------|
| (1) 情之罪 | 萨德(法)/译者:袁在民 |
| (2) 爱之诡计 |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 (3) 朱斯蒂娜 |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 (4) 人兽 |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 (5) 肉体的恶魔 |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 (14) 你抚摸了我 D.H 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 (15) 儿子与情人 D.H 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 (18) 槛楼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 (20) 被涂污的鸟 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感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第一章

—

修道院的钟声响了还不到五分钟，开普钦教堂就早已挤满了听众。不要以为人们到这儿来是因为怜悯或是希望得到信息。很少有人受到这些因素的左右；在像马德里这样迷信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城市，要寻找真正的虔诚是不可能的。现在汇集到开普钦教堂的听众，他们来这儿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没有一个人的动机是光明正大的。女人是来展示自己，男人则来看女人；有人是出于好奇，想来亲耳听听一个闻名遐迩的牧师的布道；有的是为了打发戏剧正式开演前那段无聊的时光；有的则是因为听信了在教堂无法找到座位的传说；有一半马德里城的人来教堂的目的，是想会会那另一半人。真正是来听教士布道的只有几个古风尚存的老信徒和半打怀有敌意的牧师，他们一定要找出布道中的错误并加以讥讽。而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布道完全可以取消，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任何的失望，甚至不会注意到它的省略。

然而，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那就是，开普钦教堂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每一个座位都坐了人，任何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连那些摆在长长的走廊里做装饰用的雕像上也布满了人，男孩子爬到天使们的翅膀上坐着，圣弗朗西斯和圣马克的背上分别被一个看客占据着；而圣阿加莎则发现她不得不承受两个人的重量。结果便是，尽管她们紧走慢走，

我们的两位新来的听众走进教堂之后，还是到处找不到一个位子。

然而，那个老妇人继续向前挤，完全不理睬周围发出的恼火的叫喊，人们徒劳地向她说着：“告诉你，夫人，别挤了，这边没空地了。”“求求你，夫人，你简直把我挤扁了！”“夫人，这儿你根本挤不过去。天哪！有些人怎么这么讨厌。”但是老妇人仍固执地继续往前挪。她凭着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两只强壮的臂膀，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通道，挤到了教堂中离布道坛较近的地方。她的同伴沉默不语地紧跟着她，巧妙地利用着这位女向导所付出的力气。

“圣母玛利亚！”老妇人朝四周扫视了一下，失望地喊道，“圣母玛利亚！热死了，怎么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必须返回去。这儿连一个作凳子用的东西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谁会好心到将他们坐的地方让给我们。

这番话吸引了两个绅士的注意力，他们在右手边的长凳上坐了两个位子，正将他们的背靠在从布道坛数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上。两个人都很年轻，穿得也很体面。听到一个女士对他们的礼貌和教养发出的呼吁，他们停止了谈话看了看说话者。她已经将面纱掀了起来，以便能够更清楚地察看教堂里的情况。她的头发是红的，她斜过眼瞥了瞥他们。两位绅士转过头，继续他们的交谈。

“好吧，”老妇人的同伴答说，“好吧，利奥尼拉，我们径直回家去吧！这儿太热了，这么多人也让我害怕。”

这些话是由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发出来的。两个绅士又一次停住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这次已不仅仅满足于抬眼瞧一瞧，而是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掉过身子，面对着说话者。

刚才说话的也是一位女士。她那秀美而高雅的身材强烈地激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急切地想看一看拥有这种身材的人的容颜。但是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她的脸被一块厚厚的面纱遮住了。可是在艰难地穿过人群的时候，她的面纱移动了少许，露出了她的脖子，匀称美丽，简直可以和美第奇的维纳斯媲美。她的皮肤白得让人吃惊，在她那金色长发的映衬之下显得愈加迷人。这头发一直垂下来，长达她的腰际。她的身材比中等个头的人稍矮一点，像林中仙子一样娇小轻盈。她的胸脯遮得非常严实。身上的裙子是雪白的，中间系着一条蓝色的绸带，裙子下面，露出一双匀称秀气的小脚。她的手上挂着一串大粒的串珠，她的脸蛋被一块结实的黑色罗纱遮盖着。正是为了这位女士，两位绅士中年轻的一个让出了自己的座位。这时，那位年岁稍长的也认为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些许关注，因此将自己的座位也让了出来。

那位年老的妇人说了不少感谢的话，稍加推辞，便接受了这一提议，坐了下来；那位年轻的只是行了一个礼以示感谢，跟着也坐了下来。堂·罗伦佐（这正是让给她座位的那位绅士的名字）设法呆在她的旁边。但是在此之前，他已对着自己同伴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对方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想方设法地将老妇人的注意力从她那娇美的保护物身上引开。

“我想你们是最近才到马德里来的吧？”罗伦佐对他那美丽的邻座说，“因为像你这样美貌的女子不可能长久地不被人知道；假如你不是今天首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崇拜早已使你成为马德里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他顿了一下，期待着一个回答。可是由于他的话并不是非答不可，故而这位小姐没有开口。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我认为你到马德里时间不长，没错吧？”

这位小姐迟疑了片刻，最后用一种低得几乎无法听清楚的声音，勉强答道：“对，先生。”

“你打算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吗？”

“不错，先生。”

“我应该感谢自己的好运。为了使你在这里的逗留更为快乐，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对马德里很熟，我的家族与宫廷有些关系。如果我能帮您什么忙的话，请允许我给您效劳，这将是您给我的最大荣幸和恩典。”他自言自语道，“她现在不能用一两个字回答我了。她必须跟我说点什么。”

但是事实并非像罗伦佐估计得那样，因为那位小姐只是鞠了个躬，以作回答。

这时，他发现他的邻座不太爱说话，可是她的沉默究竟是由于高傲，还是由于谨慎、害羞，或者是愚蠢，他却还没有弄清楚。

停了一会儿，他说：“肯定是因为你是刚到这儿来的，还不了解我们马德里的习俗，所以你还带着你的面纱。请允许我为你将它取下来吧。”

说着，他伸手去摘那罗纱，可是那位小姐抬起手挡住了他。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从不摘面纱的，先生。”

“但是，摘下它有什么关系呢？我请问你。”她的同伴有点不快地插进话来，“你看，其他的女士们都把面纱撩起来了，以对我们所在的这一神圣之地表示敬意。我也已经把自己的面纱拿开了。既然我将自己的容颜露出来让人评头论足，你当然也不必要对此而惊惶失措。圣母玛利亚！为一个毛丫头的脸我们已经费了多少口舌了。得了，得了，孩子，把它取下来吧！我敢保证，没有人会将它从你这儿拿走的。”

“亲爱的姨妈，我们莫西亚的风俗是不摘面纱的……”

“别说你那个莫西亚了。啊，圣巴巴拉。你说这有何意思。

你总是让我想起那个老土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莫西亚，而是马德里的风俗；所以，我希望你立刻摘掉你的面纱。不要再磨蹭了，安东尼娅，你知道我不喜欢有人跟我唱对台戏。”

她的侄女没作声，但是也没有再阻止堂·罗伦佐的举动，后者凭借着她姨妈的支持，出手麻利地拿下了她的面纱，于是，一个如天使般美丽的脸蛋儿便呈现在他惊羨的目光面前。而且，它还不仅是美丽，绝对是迷人。它的美不仅呈现在脸部的轮廓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气质的秀美与感情的丰蕴上。她脸庞的各个部分，分开来看，有些或许不能说是特别美丽，可合起来看，就极俊俏了。她的皮肤白皙，但上面有不多的几个雀斑；她的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非常长；可是，她的嘴唇却比玫瑰还娇嫩艳丽；她那金色的长发用一根淡色的丝带束着，波浪似地起伏着，一直留到她的腰际；她的脖子很长而且非常漂亮；她的手和胳膊是按照无与伦比的匀称比例构造出来的；她晶莹的蓝眼睛就是甜美的圣处所在，水晶般在瞳仁在眼里秋波流动，闪烁着钻石般明艳的光芒。她大约刚满十五岁；一丝玩皮的微笑抑制不住地从她因眼前的生疏而产生的羞涩中流露出来，在她的嘴边嬉闹着，显示出她的活泼可爱与青春的活力。她用娇羞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四处；当无意中碰到罗伦佐的视线时，她便立刻垂下了眼帘，看着她的念珠；她的脸蛋顿时变得绯红；她便开始数念珠上的珠子，然而她的神态却告诉人们她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罗伦佐惊讶而赞美地凝望着她；但是她的姨妈却觉得有必要对安东尼娅的懵懂道一下歉。

“她还非常年轻。”她说，“对于社会世事什么都不知道。她一直在莫西亚的一座古老的城堡里成长，除了她的母亲，无别的伙伴，可她母亲，上帝保佑她，除了清楚汤要端到嘴边喝这类的

事之外，知道的就不是很多了。然而，她却是我亲姐姐，同一个父亲和母亲生的。”

“只有那么一点儿常识？”堂·克里斯托弗装作诧异地说，“太奇怪了。”

“百分之百是真的，先生。这很怪异吗？但是这却是事实。然而，有些人就是有好运！一个青年贵族，第一流的青年，认准了艾尔维拉在美貌上很有些骄傲的本钱。说到骄傲，她确实向来如此，至于美貌嘛，这儿就不说了。假如像她做的那样，我只要费一半的功夫……可是我扯远了。正像我所说的，先生，那位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没有告诉他父亲就悄悄地和她结了婚。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三年，最终终于传到了老侯爵的耳朵中。正像你们能想象的，他并不喜欢这个消息。所以，他立刻出发去了科德瓦，决意抓到艾尔维拉，将她送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她再也不会给人提起。然而我的圣保罗啊，她却躲过了他，逃到她丈夫那儿去了。他们一块乘船去了西印度群岛！侯爵气得咬牙切齿。他当着我们的面发誓，假如这个小妖精还缠着他的儿子，他就要把我父亲，科德瓦的一个仁慈而又辛劳的鞋匠送到监狱里去。当他走的时候，他无情地从我们手中带走了我姐姐的小男孩，当时才刚满两岁，她由于走得太匆忙，忘记把他带走了。我估计这个悲惨的小把戏在侯爵那里受到的境遇很差，因为几个月之后，我们便接到了他的死讯。”

“嗨，这个老头子可真是太恐怖了！夫人。”

“噢，实在是骇人听闻！并且没有一点礼貌。你想，你会相信吗，先生？当我企图使他平息一点火气时，他居然骂我是一个巫婆，并且为了惩罚伯爵，居然希望我姐姐会变得和我一样的丑。的确是丑！我倒高兴他这样说。”

“胡说！”堂·克里斯托弗叫道，“伯爵一定会感到他的运气不

错，假如他父亲允许他将两姊妹交换一下的话。”

“啊，我的上帝！先生，你可是太客气了。但是，我倒真的高兴伯爵是另外一种想法。自然，我姐姐由他的这种想法中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他们在西印度群岛住了十三年之久，频频吵架，受急。此后，她的丈夫死了，她只能又回到西班牙，没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钱去购置一所！这个安东尼娅那时还是一个婴儿，并且她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我姐姐发觉她的公公又结了婚，并且他一丝也不肯原谅伯爵。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据说是一个十分有修养的年轻人，老侯爵拒绝接见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然而捎来话说，假如她不再抛头露面的话，他能够给她一笔小小的年金，而且可以让她住在他在莫西亚拥有的一座古城堡中。这座城堡以前是他的长子喜爱的住所，可是自从他从西班牙出走之后，老侯爵便没法忍受那个地方了，他不再管它，让它荒芜、倒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议建，便隐居到莫西亚，而且一直住在那儿，直到上个月为止。”

“那么，是什么让她如今到马德里来了呢？”堂·罗伦佐问道。他对年轻的安东尼娅的爱恋，让他对这位健谈的老妇人的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嗨呀，先生，她的公公最近过世了，他在莫西亚的管家不肯再付她的年薪。她准备请求侯爵的儿子再次给她这笔年金，现在暂时住在马德里。然而我觉得她最好是不要去寻这个麻烦。你们这些年轻的贵族总是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并非是非常愿意将钱扔在一个老女人的身上的。我曾劝我姐姐让安东尼娅去代她求情，然而这种话她根本不听。她老是如此固执。好吧，她会发现她不听我的话的结果只能让她的处境更困难。这个女孩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儿，或许会起很大的作用。”

“啊，太太！”堂·克里斯托弗插进来讲，装出一副激动的神

情，“假如一个漂亮的脸蛋儿可以解决问题，为何您的姐姐不向您求援？”

“啊，上帝！我的爵爷，我敢发誓，您的绅士风度可真的将我迷住了。然而我向您保证，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年轻贵族的魅力之下，要冒很大的风险！啊，不，不行。我还是保证我自己美好的名声，不让它沾了污点，或是被人指责。我总是明白怎样同男士们保持合适的距离的。”

“关于这一点，夫人，我自然没有一点疑问。可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您对婚姻存有反对意见吗？”

“这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我只好承认，假若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骑士打算将自己呈现在我的面前的话……”

说到这里，她想对堂·克里斯托弗丢一个柔和而意味深长的媚眼，但是不幸的是，她把眼睛斜得太厉害了，居然落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同伴身上。他的同伴把这眼风当成是丢给自己的，因而便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答礼。

“请问，”他说，“那位侯爵他叫什么名字？”

“德·拉·西斯特纳侯爵。”

“我与他很熟。他目前不在马德里，可是他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假如美丽的安东尼娅允许我替她向他代为申诉的话，我认为我肯定可以成功地把她的情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

安东尼娅抬起她蓝色的眼睛，用一种不可描述的甜蜜微笑对他的提议表示了默默的谢意。而利奥尼拉的满意则是更大声的言谈。确实，在她的侄女总是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她感到代表她们两个人说话是她义不容辞的职责。她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很少发觉自己没有说话的时候。

“哦，先生！”她喊道，“你将给我们整个家族一个非常大的恩

惠！我非常感激地接受您的建议，而且对您的好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安东尼娅，你怎么不说话，孩子？当这位先生给你说如此多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你却像一个呆子似的坐在那里，连感谢两个字也不讲，不论是好，是坏，还是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很清楚地明白……”

“呸，侄女！我不知告诉你几百次了，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打岔。你看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难道这就是你们莫西亚人的风俗？老天保佑我！我永远也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然而请问，先生，”她又转向堂·克里斯托弗继续说，“请告诉我，这个教堂今天为何挤了这么多人？”

“您实在不知道安布罗西奥，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每个礼拜四都要在此教堂布一次道？整个马德里四处都是称颂他的话；尽管到现在为止他还只讲了三次，然而所有听过他的布道的人都被他的口才迷住了，因而，这个时候要想在教堂寻个位子就跟看一出新喜剧头一次上演时同样难。您肯定已经听到了他的名声。”

“嗨，先生，直到昨日我还未曾有幸到过马德里。可在科德瓦，我们的讯息非常闭塞，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因而，安布罗西奥的名字还没有在我们那个教区提起过。”

“在马德里，你由每一个人的口里都能够听到他的名字。他仿佛迷住了这里的居民。尽管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来听过他的布道，但我对他所激起的热情却非常惊讶。他不但受到年轻人并且受到老年人，不但受到男人并且受到女人的崇拜，这是没有先例的。声名显赫的贵族们送给他大量的礼物，他们的夫人除了他不愿找其他牧师当自己的忏悔教士。在这个城市，人们干脆就称他圣人。”

“无疑的，先生，他的出身一定非常高贵？”

“这一点目前还悬而未决。已去世的开普钦修道院的前院长在修道院的门前拾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婴儿。人们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丢下他的人，然而都没有结果，而孩子自身又不能提供谁是他的父母。他是在修道院受的教育，自被捡到时起他一直住在那儿。他从小就显示出了酷爱学习和喜欢隐居的习惯，等一到成人的年龄就发愿当了僧侣。一直没有谁来认领他，也无人澄清他的身世的秘密。而僧侣们为了表明人们对他的敬仰与喜爱，总是毫不踌躇地宣称，他是圣处女送给他们的礼物。事实上，他那极其严肃简单的生活已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如今三十岁，有生以来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完全的与世隔绝，从来不吃荤食。直到三个星期前他被她所属的团体选定为修道院的院长为止，他一直没有到过修道院的围墙外面。即便在现在，他也从不出修道院，除了礼拜四这一天。由于这一天他会在这个教堂作一次布道，整个马德里的居民会倾巢而出前来聆听。听说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口才非常雄辩。在他三十年的生活历程中，人们从未发现他违反过自身定下的任何一条规则；他的人格中，就连最小的一点瑕疵也找不到；人们讲他是一个极其纯洁的守道者，他甚至连造成男女之间区别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普通民众都把他视作圣人。”

“这样就能够成为圣人？”安东尼娅问道，“我的天！那我也可是一个。”

“天哪，圣巴巴拉！”利奥尼拉叫道，“如何能这么问！呸，孩子，呸！这不是青年姑娘应该谈的话题。你不应当表现出你记得世间上还有男人这回事，你应当想象每一个人和你都是同性的。我期望你可以使人们懂得，那就是你只知道这样一种男人，他没有胸肺，无臀部，没有……”

幸亏安东尼娅这方面的无知，所以她姨母的教导马上便烟消云散。此刻，教堂中响起一片喃喃的细语声，宣告了牧师的到来。堂娜·利奥尼拉由座位上站起来，以便可以更好地看到他。安东尼娅也随着她站了起来。

他是一个举止文雅、威严的人。他的身材高挑，容貌出奇的漂亮。他的鼻子是鹰钩形，眼睛又大又黑，烁烁发亮，黑色的眉毛似乎连在一起。他的皮肤深褐色，然而十分光滑，不停的学习和观察夺去了他面庞上的红润。他平滑的不起皱纹的前额显得安宁和平，一种毫无欲望的神态于他面貌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来，好像在宣布这个人与享乐和邪恶无缘。他谦虚地向听众鞠了一躬。但是在他的表情与举止中依旧有着某种严峻，引起人们的敬畏，没有人能受得住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明察秋毫的眼睛的注视。这就是安布罗西奥，称作“圣人”的开普钦修道院院长。

在热切地看着他的同时，安东尼娅感到有一种欢快在她胸中涌动，这种感觉她以前从未有过，她用尽力气也没法说出其中的原由。她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布道的开始，当这位修道士终于开口时，他的声音仿佛直接扣动着她的心。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动情而感兴趣地听着，尽管他们没有谁像年青的安东尼娅有如此强烈的感觉。那些对于宗教的价值不感兴趣的人也为安布罗西奥的演讲吸引住了。所有的人都感到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避免地被他的讲话迷住了，整个教堂内外寂静无声。即便罗伦佐也没法抵抗这种魅力，他忘记了安东尼娅就坐在他的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牧师的话。

僧侣在颂扬宗教的美丽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激情、清晰而素朴的言语。他以一种充满说服力的方法讲解了《圣经》中一些抽象的部分。但在猛烈抨击人类的罪恶，描述在未来的国度中他

们将受到的责罚的时候，他的深沉而又亲切的声音里充满了暴风雨般的恐惧。每一个听众都开始回想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过，发抖起来；雷声仿佛响了起来，它的雷电将命中注定地要摧毁他，永恒的毁灭的地狱就在他的脚前裂开了口！然而当安布罗西奥转变主题，说到无辜的良心的美好，永远为不可指责的灵魂准备着的光辉前景，能在永恒的光辉的天国等着给他们的报答时，他的听众便觉得他们溃散了的精神不自觉地回来了。他们满怀信心地把自己付诸于上帝的慈爱，快乐地听着牧师安慰的言词；当他饱满的声音充满音乐的旋律时，他们的思想也随着驰骋到他用那样辉煌壮丽的色彩为他们描述的幸福的天国里去了。

这次布道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当它结束时，听众们却还觉得它不够长而怅然若失。尽管这位僧侣已经不再讲话了，然而一种激情的沉默依旧笼罩着整个教堂，最后布道造成的效果渐渐消散，一致的赞美又在一片言语声中表达出来。当安布罗西奥走下布道坛，他的听众马上围上了他。他们由衷地感谢他，为他祝愿，跪拜在他的脚前，吻他的教士袍子的边。他一边真诚地以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缓缓地朝着那扇开向修道院的小教堂的门走去。他手下的僧侣们正在那儿等着迎接他。他登上台阶，转向他的信徒们，讲了几句感激和勉励的话。在他讲话时，他的用大颗的琥珀串成的念珠掉了下来，落在四周的人群之中。它立刻被人们急迫地抓住，并马上被在场的人们瓜分了。凡是分得了一颗珠子的人，都将它当做圣物保存起来，即便这是由圣弗郎西斯亲自祝愿过三遍的念珠，也不会引起这么多有益的争执。对于他们的急切，修道院长笑了一笑，说了几句祝愿的话，就离开了教堂，此时谦卑停留他脸上的每一个部位。它是否也停留在他的心中呢？